

汉画艺术中排箫的应用

季伟

(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河南南阳473061)

摘要:排箫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汉画像音乐文物上表现呈多样化,在歌唱伴奏、乐舞百戏伴奏、钟鼓乐队、丝竹乐队、鼓吹乐等都有着丰富的表现。

关键词:汉画;排箫;乐舞;百戏;歌唱;舞蹈;鼓吹;伴奏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9)06-0020-04

汉代的排箫作为旋律乐器,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融合性,开始摆脱先秦时期主要作为礼乐器的角色,被汉人广泛地运用于歌、舞、百戏的乐舞活动中,并成为汉代鼓吹乐的重要乐器之一。本文以汉画像上的排箫作为切入点,探讨一下汉画像中排箫的应用。

一、歌唱中的排箫

我国是一个崇尚歌唱的古老国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击石拊石,搏拊琴瑟以咏”^[1],是古人们在先秦时期就得出的精辟论述。说明乐器的和乐伴奏,早在先秦时期已是普遍之举。排箫也不例外,屈原《九歌》在歌咏美丽多情的女神湘夫人时,说她:“改参差(排箫)兮谁思?”汉代延续了这种状况,《汉书·礼乐志》曰:“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2]文中所述“高祖乐楚声”中的“楚声”最好的代表乐器就是排箫;“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说明《安世房中祠乐》的演奏以排箫和吹管乐为主要乐器,排箫已在汉代宫廷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但这样,据史料记载,汉代有排箫伴奏的宫廷乐舞活动丰富多彩,涉及出行卤簿、振旅献捷、宴飨丧葬等专有的场合。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69年河南省济源县泗涧沟第8号西汉末期墓出土的乐舞歌唱俑,共有乐舞俑6人,该图右起2俑人皆将双手伸于胸前,第二俑跽坐,正张口歌唱,第1俑站姿,似在与之和而歌之。中间有1俑舞,正扬袖起舞,后排3人,有2人吹排箫,一人吹埙伴奏^[3](图2.5.7, P206),这是用排箫作为歌唱伴奏的典型音乐文物。

汉代用排箫伴奏的歌唱艺术,不但普及多样,

且演唱时,多以“坐”为主。张衡《南都赋》在描述民间豪绅们的娱乐场景时云:“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4](《南都赋》)。《西京赋》亦云:“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蜿蜒,洪崖立而指麾,被羽毛之襍褊。”^[4](《西京赋》)所谓“箎”即以箫管为主的管弦乐器,在豪绅的庭院中,美丽的赵国女子依次排列跳着艳丽的郑舞,齐国的歌僮朝南坐着唱着动人的歌谣。而参与伴奏的是戴着白虎、苍龙等面具的乐舞伎人,这些伎人弹着琴瑟,吹着箫管,歌声的清畅与婉转与箫管的悠扬合而为一,甚是赏心悦目。

在南阳市郊出土的一汉代画像石上则很好地反映了文献《西京赋》《南都赋》所记述的“坐南歌兮起郑舞”、“坐而长歌”情景。画面左侧3人宽衣跽坐而歌,右旁3人站立,一手吹箫一手摇鼓伴奏。画面顶部刻画有幔帐纹,似乎在厅堂之内^[5](图214)。

汉代著名的相和歌,也是以箫管琴瑟等丝竹乐器伴奏为主的。《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凡此诸曲,始皆徒歌,继而被之管弦。”^[6]可见,最初是清唱的“徒歌”而后又“被之管弦”,由一人手里拿着一种叫“节”的乐器,一边拊节打着拍子,一边唱歌,并用琴箫等丝竹管弦乐器伴奏。它是一种清唱加帮腔的演唱形式,文曰“丝竹更相和”,缺乏丝竹的和奏,则不能称为相和歌。由此可见,相和歌就是歌唱和排箫丝竹等融合的产物。

二、舞蹈的伴奏

舞蹈以节奏为骨架,以音乐为灵魂。如何能表现舞蹈的灵魂,乐器的和乐伴奏烘托往往也是其关键因素,汉代文献对此也有过精彩的描述,“于是蹶节鼓陈,舒意自广。……扬《激征》,骋

收稿日期:2009-06-20

基金项目:南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课题“汉画艺术的排箫研究”,项目编号:nynu200758。

作者简介:季伟(1971—),男,河南省南阳市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理论研究。

《清角》,赞舞操,奏均曲”^[4](《傅毅《舞赋》》)。赏心悦目的舞蹈,配上“扬《激征》,骋《清角》,赞舞操”的美妙丝竹管弦之曲,于是乎“姿绝伦之妙态,怀恻素之洁清。修仪操以显志兮,独驰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汤汤,与志迁化,容不虚生。明诗表指,喘息激昂。气若浮云,志若秋霜。观者增叹,诸工莫当”^[4](《傅毅《舞赋》》)。抒情优美的舞蹈,配以抒情见长的丝竹排箫之乐,使得舞蹈乐器相得益彰融为一体,美轮美奂、千娇百媚。“观者增叹,诸工莫当”的舞态应运而生。排箫参与的和乐伴奏多见于以下形式。

(一)建鼓舞的伴奏

建鼓舞是汉代最富于粗犷豪放之美的舞蹈之一。建鼓舞的表演程序及节奏,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已无从得知,但鼓的形状和鼓员表演的基本动作和姿态在汉画像上展示得一览无余。在常见的建鼓舞图像中,可能因为建鼓声音洪大,节奏性强,有“其声扬而远闻”的效果,体现了阳刚粗犷之美,不足之处是欠缺声音的连贯和抒情;排箫声音的连贯、抒情、优美,能很好地弥补鼓声的缺憾,同时排箫音色的沧桑、质朴、清越又能很好地与鼓声融为一体,所以汉画中大凡有建鼓舞的画面,几乎其旁都有排箫的。在这些伴奏中,排箫的数目不多,常常是单个或者三三两两,或者与竽、瑟、埙等乐器组合到一起。

如江苏沛县境内发现的一石建鼓乐舞画像石的拓片:右侧竖立有1建鼓,上面装饰着羽葆、华盖,鼓的两边有男女舞者各1人,击鼓起舞。男者动作刚健,女者舞姿婉约。左首为一组伴奏者,共有瑟、竽、排箫、长笛等乐器各异,这应该是汉时典型的“竽瑟之乐”,而排箫作为重要的吹管乐器参与其中^[7](图2.3.8)。

在南阳市出土的一块画像石散件上,中置建鼓,上饰羽葆,2人自两侧身弓步双手挥动鼓桴,且击且舞,姿态矫健;右起第1人吹埙,第2、3人边吹排箫边摇鼗鼓。左起1人似在吹管状乐器,第2人抚琴^[8]。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上图例中,排箫伴奏往往以乐队的组成形式来参与,笔者认为可能是排箫的音量较小,而建鼓音量偏大,加上建鼓过于阳刚缺乏阴柔的原因,这时加上抒情连贯优美的丝竹乐队,不但起到音量的中和作用,还能达到声音与艺术效果的扩大化。这也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我们先民们对器、乐、舞的“中和”之美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二)长袖舞中的伴奏

排箫的伴奏还常见于汉代著名的长袖舞中,长袖舞是以手袖作为道具,通过手袖的千变万化的姿态来表达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舞蹈是以音乐作为灵魂,排箫高音清越悠长、中音优美奔放、低音质朴沧桑,为长袖舞的激越、迅捷、惊险、华美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和思想动力。大凡

有长袖舞的画像一般旁边皆有排箫的和乐伴奏。为此文献也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如“罗衣从风,长袖交横”^[4](《傅毅《舞赋》》),“裙似飞燕,袖如回雪”^[4](《张衡《西京赋》》),“修袖缭绕而满庭,罗袜蹀躞而容与”^[4](《张衡《南都赋》》)。

1957年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郭里村出土了4石汉画像,其中1石的第四层画面,就刻有3人组成的为长袖舞伴奏的小型管弦乐队,三种乐器分别为瑟、笙和排箫^[9]。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由此可见,汉代的舞蹈伴奏已经突出相当强的旋律因素,箫管乐器的和乐伴奏已经成为汉代舞蹈艺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使得长袖舞一度成为两汉社会娱乐审美的主流,而且还成为影响选拔汉代几代妃后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舞蹈的这些特点也需要排箫等弦管乐器的伴奏烘托方能更显得美轮美奂、惊险迷人。

(三)盘鼓舞的伴奏

踏鼓舞又称盘鼓舞、七盘舞,是汉代民间酒会、富豪吏民宴客时广泛表演的助兴舞蹈。也是汉代著名的舞蹈,它是将盘、鼓置于地上,作为道具舞具,舞者在鼓、盘之上或环绕鼓、盘之侧进行表演的一种高难度舞蹈。这种舞蹈大概以使用七盘较多,因此又被称为七盘舞。《淮南子·修务训》中有一段对鼓舞的描写:“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绕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骋驰若鹭。”^[10]文中舞者的高超美妙作了传神的描绘。类似的形象在汉画像上清晰可见,此类舞蹈的伴奏常常又多以排箫为主。

1972年在洛阳涧西七里河出土了一组乐舞百戏俑,舞俑为1女子,高14厘米。出土时地下置七盘三鼓,舞者伸开双臂,踏盘鼓而舞。后有4人奏乐,1人鼓瑟,1人吹埙,2人吹排箫摇鼗^[3](图2.5.5b, P205)。画像中乐人伴奏排箫占了两人,说明排箫居于核心地位。

盘鼓舞的伴奏乐队编制,从所有乐舞图像显示来看数量不定,且灵活多变,伴奏人员少者一二人,多者十多人(山东沂南画像达17人)。常见的乐器主要有建鼓、钟、磬、瑟、排箫等。而基本上排箫是其必备的乐器,这与排箫丰富的表现力分不开的。

三、乐舞百戏(杂技)的伴奏

汉画像中为百戏伴奏的乐队,其编制无一定之规格,一般根据墓主人身份及经济实力的不同等情况决定,因此,规模有大有小,人数有多有寡。从一、二件乐器到钟鼓管弦各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都有所见,排箫在乐舞百戏的伴奏乐队中也是十分常见的。

如江苏省徐州市东郊铜山县出土的一石铜山洪楼鼓乐百戏画像石拓片。左、右两边各有一屋宇,其中右首屋宇内为主人、宾客观乐场景。两宇

之间的空地上,正在表演盛大的乐舞百戏:中心为一短座建鼓,一楹穿鼓而出,鼓上羽葆繁盛,2人峨冠宽衣,手执双桴,弓步相向,击鼓舞蹈。其后两人执排箫伴奏,乐师亦峨冠宽袍,作跪坐之姿,周围多有作掷倒、跳丸之戏者^[7](P285)。

这里排箫作为唯一的伴奏乐器为盛大的百戏场面伴奏。我们再来看一幅成都乐舞百戏画像砖的拓片。图左的上方男女歌伎席地而坐,男伎正舒长袖而歌,下方两乐伎席地跪坐,捧排箫吹奏。右上方有2伎上身赤裸,一伎正跳弄七丸于空中,另一伎左肘击瓶,右手握剑向上,剑尖正跳弄一丸,惊险娴熟的表演,扣人心弦。其下方有一大腹丰凸的男伎边击鼓,边歌唱,神态诙谐滑稽。对面一女伎,则正表演着汉代著名的巾舞^[11](图2.3.1, P167)。这里排箫依然作为唯一的乐器为乐舞百戏伴奏。

上述两幅图并不是一种巧合,却恰恰说明了排箫在汉代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独奏乐器活跃于汉代音乐生活的某些重要场合。

四、乐队中的排箫

排箫在汉画像上乐器的组合方式丰富多样,下面就略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组合来论述之。

(一)钟鼓丝竹乐队中的排箫

虽然汉代实现了由雅向俗的转变,乐队也呈现出由钟鼓重器之乐,向轻盈抒情的丝竹乐转换,但是钟鼓之乐并未完全退出汉代的舞台,考古发掘和出土的画像石以及文献的参比来看,钟鼓乐仍在汉乐中占有一席之地。刘安的《淮南子》在描绘贵族世绅们享受宴饮娱乐中曾云:“夫建钟鼓,列管弦,席旃茵,傅旒象,且听朝歌北鄙之乐,齐靡曼之色,陈酒行觞,夜以继日。”^[12]班固《东都赋》亦云:“尔乃盛礼兴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锵,管弦焯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浹,君臣醉,降烟熅,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退罢。”^[4](班固《东都赋》)

2002年在山东章丘市洛庄更是石破天惊地出土了一套金石之乐实用礼器,该乐器坑是继20世纪70年代湖北曾侯乙墓后又一次重大的音乐考古发现,其意义深远^[13]。洛庄汉墓金石实用礼器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作为礼乐重器的钟鼓之乐,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与轻盈抒情的丝竹乐一并活跃在两汉的历史舞台上。这些乐队的组合变换多样,以排箫为主的丝竹乐,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良好的融合性参与其中,丰富了两汉的乐队内容。而在汉代丰富的画像石上,则也很好地记录下了当时金石丝竹共融的场面。

1994年,在南阳时七里园出土的一画像石,此石位于东主室下面,上有幔帐,画面显示钟鼓乐队场面。右置建鼓,上饰羽葆,两侧各有一乐人,

张臂跨步,且击且舞。第三人跪坐击钟,第四人跪坐吹排箫摇鼗,第五人跪坐吹笙,第六人双手捧埙吹奏,第七人吹排箫摇鼗,第八人似在吹横笛,第九人似在击节。画面中甬钟远离乐队说明钟是作为低音使用的,先民已注意到钟声音量较大的因素。

1965年在南阳新店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有这样一幅钟鼓乐图,该石位于门楣的右边,图左一人吹埙,一人吹排箫摇鼗,另一人举钲摇击,右边置一建鼓,建鼓两旁各有一人在弓步击鼓^[3](图2.3.11b, P171)。

钟、钲属于金石礼乐器,在礼崩乐坏俗乐大兴的两汉时期,与排箫、埙、建鼓出现在民俗性色彩浓厚的画像石上,笔者认为其中有两层意思:其一,钟、钲等礼乐器不但已失去其往日的辉煌,而且已走下神坛步入民间;其二,画像中的钟、钲不是成编成套的使用,而是单个的使用,这说明民间对于该器的使用是色彩性、点缀性的,已全无昔日礼乐制下的严格规范。

(二)丝竹乐中的排箫

丝竹乐主要包括琴、瑟、箏、筑以及排箫、篪、笛等。丝弦类乐器其发音颗粒性强,节奏性好,缺点是连贯性差,抒情性较弱。竹类乐器属于吹奏性的,其连贯性较好,能很好地与身体合二为一,有发自肺腑的感觉,易抒发内在的情感,所以深得古代人民的喜欢,缺点是节奏性差。古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说的就是丝的抒情性与吹管的排箫及人声等相比较差。丝竹搭配既解决了节奏问题,又很好地弥补了抒情连贯,可谓相得益彰。

在南阳崔庄一位门楣画像石上^[3](图2.3.5, P165)图中有8人,左边3人正在表演舞蹈杂技,一女子长袖细腰,下着短裙宽裤,张臂扬袖,娉娉而舞,似有飘飘欲仙之感。一大汉头戴假面,赤身露体,右手前伸,臂上置一坛,似在耍坛,左臂高举摇鼗,并纵身跳跃作舞。其后一伎单手倒立于地,右手端一碗状物。右边5人跪坐奏乐,一女膝上奏瑟,中间一人吹埙,其两旁两人吹排箫摇鼗,右边一人右手举钲,左手举椎击之。画面中丝竹管弦乐队占了大半个画面,说明其是主要为突出乐队的。

类似于上图的画面在南阳县出土的一画像石上,该图被专家们认为是纯丝竹乐图^[14],画面左起第一人为击鼓者,第二人为抚琴者,第三、四人为篪篥演奏者,第五人为吹埙者,六、七人为吹排箫摇鼗者。

(三)鼓吹乐中的排箫

排箫也被用于汉代著名的鼓吹乐中。鼓吹主要包括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打击乐器中,鼓特别重要;吹奏乐器包括排箫、横笛、笙、角等。由于箫笛笙角等音量宏大,表现力丰富,深得两汉社会上下的喜爱,也是汉代宫廷朝会、祭祀、典礼、行驾、宴饮等礼仪中不可缺少的礼乐器。鼓吹也因此进

入宫廷礼乐典章及雅乐的序列,成为统治者以昭其功,达到威慑人民,维护其统治的手段之一。

排箫在鼓吹中的功能表现各有不同。鼓吹乐依据功能的不同,分为黄门鼓吹、骑吹和短箫铙歌。陆机《鼓吹赋》云:“鼓砰砰以轻投,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恩,怨高台之难临。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15]文中对排箫的抒情功能作了精彩的描述。鼓吹有时附加笛以和箫声,《乐府诗集》云:“鼓吹,鸣笛以和箫声。”^[16]《隋书·音乐志》记载则更详:“鼓吹一部,十六人,则箫十三人,笛二人,鼓一人。”^[17]黄门鼓吹者,鼓与吹也。鼓,击鼓也;吹,吹箫也。统而言之,黄门鼓吹就是鼓箫合奏也。箫,即排箫,是黄门鼓吹乐中必不可少的居于核心的乐器。

所谓骑吹就是伎乐人员或乘车或骑马,手持排箫、笛、角、鼓、铙等乐器进行骑行中的吹。郭茂倩《乐府诗集》“鼓吹曲辞”题解认为:“按《西京杂记》:‘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各千乘万骑,由黄门前后鼓吹,则不列于殿厅者为鼓吹也。’”所谓“备千乘万骑,由黄门前后鼓吹”,就是以排箫等为主的骑吹,成为帝后展其威仪的仪仗。

1952年在成都站东乡青杠坡3号东汉墓出

土的画像砖,就是一幅汉代典型的骑吹画面。该画面由六骑组成,分别演奏笛、排箫、铙、鼓等乐器。其中右边的最下一骑和左边的下一骑吹的都是排箫^{[11](P174)}。正是“鼓吹,鸣笛以和箫声”的真实反映。

蔡邕《礼乐志》:“鼓吹,军歌乐也,谓之短箫铙歌。”^[18]也就是说当时用于军中的鼓吹称之为短箫铙歌。所谓的“短箫”主要指发音清越、富于穿透力的高音排箫。短箫铙歌的声音嘹亮、激昂,擅长烘托气氛,深得统治阶层的推崇,并跻身为“汉乐四品”之一。

1954年,在成都羊子山1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就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当时“短箫铙歌”的排列和乐器组合。图上共6骑,骑吏头戴圆顶帽,身着广袖长服,分两横队并辔而行。右上一骑,上树一幢,幢上羽饰飘舞。居中一骑,手执桴作击铙状(铙被马足所掩)。下一骑吹奏排箫。左上一骑,上树建鼓,鼓上木柱顶端饰有羽葆,其两侧下垂。居中一骑,似弹琵琶。下一骑执排箫而吹^{[11](P175)}。画面中队列行进俨然,可以想象,此乃箫鼓喧天的威武气象。

[参 考 文 献]

- [1] 孔颖达. 尚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 [4] 费振刚,仇仲谋,刘南平,校注. 全汉赋校注:上下册[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 [5] 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 南阳汉代画像石[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6]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江苏卷[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 [8] 南阳汉画馆数据集:资641[Z]. 河南146号.
- [9]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 [10] 高诱,注. 淮南子注[M]. 上海:上海书店,1986.
- [11]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辑部.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M].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 [12]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3] 王子初. 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J]. 中国历史文物, 2002, (2).
- [14] 李荣有. 汉画中的乐器图及其文化价值[J]. 中国音乐, 2000, (4).
- [15] 欧阳询. 艺文类聚:卷68[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6]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7]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8] 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The Use of Panpipe in the Pictures of the Han Dynasty

Ji Wei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Art Design,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Abstract: The panpipe has the wonderful tone colour and is rich in expressiven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use of panpipe becomes diversity. It is broadly used in singing, dance with music accompaniment, clock and drum bands, stringed and woodwind instruments bands and so on.

Key words: pictures of the Han Dynasty; panpipe; dance with music accompaniment; hundreds of actresses' performance; singing; dancing; beating drum and blowing; accompaniment

[责任编辑:刘太祥]